

各位佛友下午好，請坐。妙音居士讓我下午再接著說，我只好遵命。下午說個什麼題目？我想說說是雪中送炭還是錦上添花。我怎麼想起這個題目來？因為現在我覺得社會上有一種，我認為是怪現象，愈富有的、愈有權有勢的，愈是前呼後擁，送什麼的都有；那些貧窮的，需要幫助的，往往真正能幫助他們的人卻不多，我認為這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。應該是雪中送炭，少錦上添花。

我有一個深刻的感受，就一九九一年團中央搞了一個希望工程，就是救助那些貧困的孩子上學。當時人民日報有一篇文章，還有一張表格，就是說如果你要是想救助這個孩子你就填上表，然後寄回團中央，團中央就給你分來這個孩子。我看了以後我就填了一張表，我說給我分兩個孩子。我得量力而行，因為咱低工資，沒那麼大能耐，所以我就想先幫兩個。寄去以後團中央就給我回信了，給我分了兩個孩子，都是湖南的，一個男孩叫李志高，漢族的，一個女孩叫龍亞群，苗族的，都剛上小學一年級，八歲，把他們的那個救助證什麼的就給我寄過來。當時團中央要求是每個學期給他們寄二十塊錢學費，我想二十塊錢太少了，所以那個時候我就第一次給他們各寄五十塊錢學費。一直到現在為止，十五年過去了，這幾個孩子我一個沒見著過，沒見過面。當時是兩個，一個男孩、一個女孩，後來發展成五個。怎麼發展的？因為那個女孩她有兩個姐姐，考學考上了。我一想，農村的孩子能考上那太不容易了。龍亞群給我來信說：阿姨，我兩個姐姐考學都考上了，但是我家太窮供不起，她們不能去念書了。我一想太可憐了，所以我就給那孩子回封信，我說告訴妳的兩個姐姐，她們倆上學的學費我也包了。所以這樣

，就由一個女孩變成三個女孩，姐三個。那個小男孩，志高他小弟弟也上學了，我說你小弟弟上學我也供。這樣我從一九九一年開始就供了五個孩子，實在是微不足道。

這個事不但我單位沒有任何人知道，我家裡人誰都不知道這件事，這樣就五年過去了。第六個年頭被發現了，怎麼發現的？我出差沒在家，湖南那個孩子給我來信，我們那個柳處長他好奇，他說小劉家湖南也沒聽說她有親戚朋友，怎麼湖南來的信？那信封寫的還歪歪扭扭的，因為小孩寫信可能字跡不是那麼太工整的。柳處長當時就把那信拆開看了，看了以後他就覺得，她供了孩子上學，別人咋不知道？他就匯報機關黨委，機關黨委就把這個事匯報給我的主管主任，我的主管主任就把機關黨委書記批評了，說這麼大的事，你們機關黨委為什麼不掌握？機關黨委書記說，她自己不說誰知道？我確實沒跟任何人說過，因為我從來也沒有想宣傳宣傳這件事的想法，默默的做就默默的做。這時候我不是出差沒在家嗎？等我回來的時候，我看各個處室的人怎麼都用那種怪怪的眼光看我，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。我們辦公室那小傢伙就說：劉姨劉姨，我們現在在學習妳的先進事蹟。我說我啥先進事蹟？從抽屜裡提溜出一個打字材料，我一看確實是「劉素雲同志先進事蹟」。我說我啥事蹟？他說妳不是供學生上學嗎？我說誰說的，你們怎麼知道？又說現在全委都在學習妳。結果我到各個處確實是，每個處都發那一本我的事蹟材料，完了說機關黨委號召全委同志向劉素雲同志學習。

我就覺得一件小小的事情，還至於這樣嗎？本來不足為奇的事情，他們為什麼覺得很奇怪？後來有人跟我說，說咱們委這個經濟條件，妳家不說排在最後也差不多了，妳窩窩頭翻跟頭顯啥大眼？我說我那窩窩頭眼不朝上，我扣著放的。你們發現了，也不是我說的。他說妳看，妳這樣的條件妳這麼供學生，我們這臉往哪擱？我

說這個不是自願嗎？你願意救助你就救助，你不願意救助你就不救助，你何苦這麼說我？我說我又不是像你說的，我顯顯我自己。這個事確實給我感觸很深，就是你本來做這個事很平常，但是在別人眼裡可能看妳就不平常，妳就是另類。

後來有一個機會，湖南有個會，按工作分工應該我去開會。我想這下可有機會了，我去看看這五個孩子。結果我的主管主任說啥不放我，說妳去了這攤工作咋辦？我說來回就七天左右，就這七天你都不給我。不行，派人替妳去開。怎麼說也沒讓我去，所以我那次機會就失掉了，到現在我都沒見過這五個孩子。派了柳處長去替我上湖南開會，我跟柳處長說，我說拜託你一件事，如果你方便的話，你看看這五個孩子你能看見誰。因為這五個孩子是兩個地方，哥倆是在大庸，姐三個是在花垣，我不知道它中間距離多遠。我說你看看，是能看著這姐仨，還是能看到那哥倆，完了我把地址什麼的都給他寫好，柳處長就去了。

那老頭特別認真，去了以後開完會，他和誰聯繫的？和湖南省那個團委聯繫的，就是團省委聯繫的。一說這個事情，團省委的同志很感動，就專門派人把李志高和他的父親、和他的老師接到柳處長住那賓館去了，這哥倆就找著了。柳處長回來跟我學，他說他在賓館住著，這不把人找著了，團委的同志就帶著李志高、他父親和他老師來見柳處長。說一進屋，李志高的父親就給柳處長跪下了，說感謝恩人。柳處長說你謝錯了，不是我給你寄的錢。他爸爸說，他說我知道。因為有照片，我給他家寄過照片，他家孩子照片也都給我寄過，那時候他八歲，還小傢伙。所以李志高他爸爸說，你來你就是恩人。柳處長跟我學，他說李志高他爸爸穿個什麼衣服？就是短袖的小白布衫，很舊很舊的，後來才知道，就這麼一件衣服是借的，就為了來見柳處長現借的衣服。他家是怎麼生活的

？四口人，李志高、他弟弟、他爸爸、媽媽，這四口人，就靠他爸爸在山上種菜，或者是冬天燒炭，這就是維持他家生活的唯一出路。李志高他媽媽有病，沒有勞動力。然後供這兩個孩子上學，當時那個時候李志高他小弟弟已經上學了，他比志高小兩歲。

那時候我就想，那些富有的人，那些有錢有勢的人，你不能救救這樣的孩子嗎？後來我就每次給他們寄一百塊錢。一百塊錢來說，對你我來說可能不算個什麼，咱們少吃點好東西，少買一件新衣服，什麼都有了，可是你這點錢給了他，他有書讀了，可能就這一件事就能改變他一生的命運。我希望更多更多的人能夠做雪中送炭的事情。我看電視的時候，我看山區的孩子沒有教室，那個教室裡又沒有課桌，就擱那個木頭釘的所謂的桌子、凳子。天棚是漏天的，外面下大雨，裡面漏小雨，有的孩子上課打著傘。我說就咱們國家，這麼多年了，一九四九年建國到現在，到現在我們的邊遠山區還有這樣的學校，還有這樣的學生。我們做為一個黨員也好，還是做為一個普通的公民也好，你不覺得心疼嗎？你不覺得你做得太少了嗎？我們每個人如果能獻出一分愛，能做出一分貢獻，不至於讓這些孩子打著雨傘來上課。冬天外面飄著大雪花，屋裡飄著小雪花，那小臉蛋凍的真是，那電視演的，它不是說沒畫面的，有畫面，也可能山區孩子就這樣臉，就這小臉蛋通紅通紅的，都是那樣，男孩、女孩全那樣臉蛋。每逢我看到這樣的電視的時候我就覺得，求求佛菩薩，照顧照顧這些苦難的孩子們。

看看我們的生活是什麼樣，反正我在機關工作，我所看到的不是那麼太多，因為一般的場面我不參加。有時候你參加一個什麼會議，我就給你舉個例子，就說會議吃那個飯，百八十人的一個會，我認為那幾天實際就是去吃喝去了，開會是次要內容，吃喝成了主要內容。我真是看不慣，滿桌子的山珍海味，我給你們學學什麼樣

？龍船，我不知道那名叫啥，我就給它叫龍船，裡面是龍蝦，那龍蝦的鬍子一整還來回晃蕩，我不知道怎麼整的，小黑豆豆眼睛還會轉轉，就擱那轉盤這麼一轉，轉到你面前的時候，你那心就像揪起來一樣的難受。那個我就管它叫蛤蟆，我不知人家學名叫啥，經過油炸以後都這樣式的，擱這盤子裡排了一圈，就這麼轉。不忍心看，我說別往我這轉，別往我這轉，我說上我的菜。哪有你的菜是不是，人家開會，會議都統一的。所以開會對我來說是一種折磨。

我出差的時候，有一次去給兩個企業解決問題，因為不熟悉他們，他們說劉大姐，妳問題解決的這麼好，我們太感激妳了，今天中午請妳吃飯。我可能也忘乎所以了，問題解決了我也挺高興的，我說行，中午你們請我吃飯。到那一看傻眼了，一桌我都叫不上來名字。我一看，這也不是我吃的東西，我說你給我上我的菜行不行？問我，劉大姐妳吃啥菜？我說一碟大醬、兩根黃瓜，他們以為我開玩笑。完了都圍好了擱那坐著，說劉大姐妳倒動筷，妳不動筷我們咋動筷？我說我的菜沒上。啥菜？我說一碟大醬兩根黃瓜，我不都告訴你們了嗎？他說劉大姐妳別開玩笑了。我說不是開玩笑，你要不上我的菜，肯定我不能動筷。後來說上上上，給我弄了一碟大醬，拿兩根黃瓜。我說我這個也別擱你們圈上轉，轉你們可能也不吃，我就放在我這兒，你們這些你們愛咋轉咋轉。後來他們告訴我，說劉大姐，就為了給妳準備這頓飯，我們費了老大勁，就不知道用什麼來招待妳好了。我說你看這個怨我，我一高興，說行，請我吃飯，我又沒告訴你們我吃啥。

所以每到那種場合的時候，我不知道別人是什麼心情，反正我心情是難受的，我不希望看那種場面。就說咱會議那個飯，如果說你都能把它吃到肚子裡去也行，是不是，沒浪費，你吃進去了。三分之一都吃不到，滿桌子的，連飯帶菜呼呼的都當垃圾，多可惜！

那麼多人吃不上飯，我們這面就這麼浪費，一頓這樣，兩頓這樣，三頓這樣。那時候我的心情就默默的盼望快點結束、快點結束，我就希望這會議快點結束。所以有時候一開這樣的會，我能不去我盡可能不去，我能躲我盡可能躲開。因為啥？咱們沒有那麼大權力，咱們解決不了這麼大的問題，你去你看不慣也白看不慣。所以眼不見為淨，最好是別讓我去參加這樣的會。一般來說，人都願意參加會，參加會一個是吃得好、喝得好，另外如果到省外去開會有旅遊，會議都組織活動。譬如說要是三天會，保證最起碼一天半是旅遊，一天半開會就不錯了。旅遊誰花錢？公家花錢，沒有個人掏腰包的。

所以我給我自己定了一個規矩，出去參加任何會，不參加任何活動，開完會往回走。我就參加了一次，我跟大家說過，我上鄭州去開會，和我們安主任。本來他是我的領導，我跟大家說大家都笑了，我說我倆本末倒置，我是他的兵，他是我的頭，什麼借錢、報銷，這些事統統他管。我的包小，我就平時拎飯盒的那個包，我上班我中午帶飯，有個拎飯盒的小包，我出差還是這個包，變成牙具了，這就是我出差拎的。所以我跟我們主任說，我說主任，借錢這個事你別安排我，我不識數，一百塊錢我都數不過來。所以這些事都是我們主任的，我們委有同事開玩笑說，妳這不是本末倒置嗎？主任給妳拎包。到了鄭州，我是兩點鐘的飛機，攔哈爾濱起飛，到鄭州落不下，霧太大了，看不著地面，就把我們拉到石家莊，攔石家莊住了一宿。第二天又把我們拉到鄭州，還落不下，又把我們拉到西安，攔西安又住了一宿。第三天又拉到鄭州，這回是迫降的，就是飛機已經落到地面了，你從飛機那窗戶往下看，看不著地面，就那麼大的霧。這不是一顛一倒這一來回一折騰三天，等我們到那下了飛機，到了開會那地方，人家會議結束了，開完了，沒我們事

了。下面就是活動，我跟我們主任說，我說主任你願意活動你活動，我不活動，我要回去了。我們主任說，素雲這把妳保證得參加。我說為什麼？他說這次會議組織上少林寺和龍門石窟。我說那我去。所以我這麼多年參加會議，我只有這一次參加會議組織的活動。

到了少林寺，它那也有那個法物流通處嗎？我一看這手脖戴著的佛珠，我一看我就喜歡，我就想請幾串回去給佛友。我一看價錢，兩百塊錢一串，就手脖戴的，兩百塊錢一串。我手裡沒錢，我就跟我們主任說，我說主任，給我開六百塊錢。我們主任說幹啥？我說請三串佛珠。他說啥樣的？我說這樣。他說這麼點小佛珠兩百塊錢一串，妳就敢請？我說請。他就給我開了六百塊錢，我就把這三串佛珠請了。請了以後我們主任問我，說素雲妳幫我參謀參謀，妳說我給我家妳大嫂買點啥？我說佛珠。他說妳請這佛珠我可捨不得，太貴了。結果他請了兩串一百零八顆那樣的大串佛珠，五十塊錢一串，他花一百塊錢請兩串。他還說，妳看妳三串花六百，我這兩串花了一百。我說你請你的，我請我的。後來我問我們主任，我說主任，你信佛嗎？他不吱聲，他說我家妳大嫂信佛。我說供佛嗎？他說供。我說你別光抹不開說，你信你就說信，我說無非你就烏紗帽大一點，怕掉烏紗帽咋的？我說你看我信佛都敞著，我就到處宣傳我信佛。我們主任說，我可不敢像妳那麼宣傳。少林寺走完了就上龍門石窟，龍門石窟那尊毘盧遮那佛，我認為是我看過所有佛像裡最莊嚴的那尊佛像，它怎麼那麼好，你看著那種親近勁，親切那種感覺，真是無可言喻，站在它面前你就瞅，就不想離開，就那種感覺。

所以說，我就通過這些事的對比還是什麼，真是感觸很深很深。你現在，譬如說，就拿我們機關幹部來說，我病了以後不就不再沒上班，我應該是去年三月二十號退休，我們是按日子算，一天都不

帶多餘的。我一九九九年發病的，發病以後我就一天班再沒上過。有的同志問我，說素雲，妳回家以後有何感想？我說沒有感想。有何感受？我說也沒有感受。我說你問我這話啥意思？他說妳有沒有失落感？我說啥叫失落感？我沒有體會。他說我們都有失落感，為什麼妳沒有？我說那我也解釋不清楚。後來我說我想出一條，他們問我哪條，我說因為你們在位的時候，把你們手中的權力看得很重很重，你們用你們的權力謀了不少私利，你現在退下來了，你這種權力失去了，你謀私利的機會就沒有了或者少了，所以你失落。我說我手中也沒啥權力，因為我幹的都是政工工作，除了我當減負辦主任以外，其他的工作都是政工工作，清水衙門，沒有人給我們送禮，也沒有人給我送錢，後來當了減負辦主任有人送了，我又不接受，我又一次成了另類。

企業的問題真是很嚴重，我當減負辦主任我深有體會，企業太難了。現在有的時候，我說不把那個企業治死都絕不罷休，非得把你治死拉倒了。愈好的企業檢查得愈多、光顧得愈多；企業黃了，誰也不去光顧了，沒人管你。我有一次上一個市匯報工作，他們說全市多少個多少個企業，我說現在有多少營利的？說能開出工資的，全市三家。三家企業能開出工資，其他的一律開不出來工資，全下崗，工人怎麼活？

我解決一次這樣的問題，我們有一個，那時候是縣，後來變成市，就是那個什麼，還不完全像是三輪車，叫什麼車？有個名，港田，就是那港田車，拉腳、拉人，下崗工人就用這個車來賺點錢養家糊口。結果就這個，給設置什麼障礙？收費。你車停這也不行，停那也不行，把這些人逼急了，把狀告我那去了。我真是同情弱者，我一聽就覺太可憐了，我就帶幾個人我就去了，到那個縣去了。到那個縣以後，我先聽聽縣裡的匯報，縣裡一匯報說得頭頭是道，

說這些人怎麼不遵守規矩，怎麼佔道，怎麼影響交通。我給他們提一個問題，我說他們不用這種方法，咱們政府能不能給他們指出一條活路？用什麼來養家糊口？他總得吃飯吧！完了問住了，沒有人回答我這個問題。後來我說你們領我去看看，這個佔道怎麼個佔法。我這人就是較真，你不說他佔道嗎？你就領我去看看佔那個道怎麼佔的。他那個全縣一共是五百台港田車，然後他給它規定一個停車的區域，我一看都把我氣笑了，我說你們給我擺擺，這五百台車就你們畫這範圍，你給我擺。我告訴你們多大的距離？就是挨著那道牙子畫那個白線，兩個白線之間也就是百八十米遠，你說就算一百米的距離，五百台港田車，你咋讓它站下？它不站在這個白線內他就是違規，完了就得罰款，這公平嗎？這合理嗎？

所以下午我就做了這麼個決定，我說上午縣裡的匯報我聽了，我聽明白了，我說下午給我找三個代表，就這港田車，給他們找來三個代表，我聽聽他們的意見。後來下午他們就找來三個，這三個人說實在，話都不敢說，膽突突的。我說你們說，你說對了，我一定給你們做主，你說的不對我也不批評你們，我覺得你們太難了。後來他們就跟我說，就是縣裡拉著我去看的時候都繞著道，因為當時這些港田車司機聽說省裡來人了，列隊夾道歡迎，他們去接我的車就沒敢走夾道歡迎這條道，繞挺老遠。因為那個地方我頭一次去，我不知道，後來就這三個人說出來了，說我們聽說省裡來人了，我們列隊去歡迎，沒歡迎著。這我才知道，他們沒讓我看見。後來我就跟縣裡說，我說你這個事做的對還是錯，你們自己先說說。完了他們就說怎麼對。我說拿文件，咱們要說道理，你這個收費，中央什麼文，省裡什麼文，縣裡你得有依據。他拿不出來文，沒拿出來，說在這個手、在那個手，沒在家。我說那好，我回去等著，你把這個文找著了你送到省裡去，或者你給我寄過去，我有依據了你

收費照常；你拿不出來這文，收費肯定要給你取消。

後來我就回來了，回來以後，有的同志跟我說，他說像這樣的問題，一般來說都是政府向著政府，省政府你得向著縣政府。我說在我這沒有這規矩，我誰也不向，如果政府做對了，我支持它；它做錯了，我不支持它。我說這個活讓我幹我就這麼幹，不讓我這麼幹，你願意換誰換誰，我還不爭這個位子。這個事就過去了，過去以後，後來他們始終沒給我找到這個文。我給他限定時間了，在我限定的時間內你這個文沒給我拿到，那我就下個文取消這項收費，因為你沒有依據。完了就把這個收費取消了，後來我聽說，五百名港田車司機特感動，說都要請願，非得要上省裡來感激來。後來他們有人跟我說，我說勸勸，一定要勸住，千萬不能上省裡來，我說問題解決了就好，咱們就是為了解決問題。

還有一次，我到一個市裡去處理一個問題，都涉及到咱們政府對部門、對企業，你站在哪兒？你站在這面你心愧，你站在那面，這面給你施加的壓力真大。因為咱們官小，我要是大官，我是中央首長他也不敢，是不是？好在我就膽大，我不管我官大官小，你官比我大我不怕你，我該咋說咋說。我那次帶的調查組都是權威部門，物價的、財政的、水利的、紀委的、監察的，一小幫組織一個調查組，上我們某個市去調查一個問題。當時它那個市真給我來個下馬威，六十多人參加我這個會，我省裡去這幾個人，剩下都是它市裡的。市政府的祕書長帶隊，可有派了，大長方形橢圓形的桌，他們基本坐這三面，我們幾個人坐這一面，基本都是他那個市裡的人。當時上午，我說聽聽市裡匯報（都是為了收費），我說這項收費你們收得對不對，有什麼依據，你們可以拿出證據來。這是政府匯報，一上午滔滔不絕，條條是道。

我聽完你市政府的，我還聽那企業的，我不能聽一面之詞。下

午我說請企業來幾個代表，是哪位領導來，我說我聽聽企業的意見。完了企業來了三個，一個總會計師，還有一個頭，還有一個處長，三個人來了。我說下午想聽聽你們的意見，他那個總會計師開始說，沒說上十分鐘，政府這個祕書長拍桌大罵，祖宗三代都給掘出來了。當時在場的人全木了，沒想到弄成這樣，能有這個局面。當時因為我是減負辦主任，還有兩個副主任，一個是物價的處長，一個是財政的處長，因為收費不是我經委的業務，是他們兩家的，得他倆拍板對還是錯，完了我拍板怎麼辦，得罪人的活是我幹。這面是物價劉處長，這面是財政的劉處長，我們三劉，人管我們叫三劉主任。這面這個劉處長胳膊肘拐我，劉大姐咋辦，他罵上了。你說我咋說的？我說趁他罵的工夫咱們正好休息休息，他罵累了他不罵了咱再接著開會。這個劉處長瞅瞅我，那個劉處長瞅瞅我，我說咱們就休息，聽著。

罵了半小時，我一看，罵吧，咱也沒法制止人家，人家政府派來的領導。罵了半小時他坐下了，他總有坐下的時候，因為他罵累了，我們歇著我們不累。他坐下了，這回我站起來了，我說祕書長，你是罵累了暫時休息一會，休息好了接著罵，還是就罵到此為止，下面沒有話可罵了？當時弄他個大紅臉。我說祕書長你太掉價了，這六十多人都是你的部下，我說你代表市政府來解決問題，如果你罵能把這問題解決了，我們省裡來這幾位同志馬上回省，你罵能解決，我們來幹啥？完了他不吱聲。後來我說你得給我話，你罵沒罵完？完了說：劉主任我罵完了、罵完了。我說那好，你罵完了，那就得該我說了。他說：劉主任妳說兩句、妳說兩句。我就說，我說我處理這麼多問題，頭回見著這場面，這回我可大開眼界了，咱們市真出人才。我說話就嘴黑。後來，我說你不是不讓說嗎？我偏得聽。我就告訴那總會計師，我說你接著說。那總會計說：劉主任

，算了算了，我不說了，我不說了。我說不行，你不說我怎麼給你解決問題？當時是水利方面的收費，水利有權，說收你啥費就收你啥費。收企業的費，人家認為不合理人家不繳，結果用一個什麼絕招？扣了企業七台車，其中一台大林肯，八十八萬，就這樣。你說企業都困難到那種程度了，它是那個礦務局，那不企業大嗎？還有好幾個小礦務局，合起來叫總礦務局，收人家七台車，收了三年。這企業真是急了，不到一定程度他不會把這狀告到省裡去，因為他在那塊地皮上生活日子不好過，沒辦法，把狀告到省裡去了。所以我就來了，來了一調查，就是這麼回事。

結果企業說完了，政府也說完了，我就問這個財政的劉處長，我說慶華你說說，他這個費收的對不對？他說讓小林先說，他這個項立的對不對？這是財政立項，物價定價，這不他兩家的業務嗎？我說小林你說說，有沒有這個收費項目？小林不吱聲，膽小。我說你說我拍板，我說你不敢大聲說，你扒著我耳朵小聲說，你只要告訴我對不對就行了。完了小林說錯了，不點小聲，告訴我錯了。我說你這個項就錯了，收費項目就錯了，我說慶華，那就不涉及到你定價定的對不對了，是不是？我說祕書長你聽到沒有？我說我給你重複一遍，剛才財政的劉處長說了，你收錯了，你認不認這個帳？他說那你省裡說我錯了我就錯了。我說你別這麼說，不管是省裡的也好、中央的也好、地方的也好，一定要有依據，你要認為說沒錯，你拿依據。他說我上午都說了。我說你上午那個一個也不是依據，現在讓兩位權威的處長說，你那是不是證據？完了他倆都說不行，是錯了。完了祕書長問我：劉主任，那妳說說，錯了怎麼辦？我說有錯必糾。他說怎麼個糾法？我說你不是扣人七台車嗎？退回去。他當時說：劉主任，七台車我賣了三台。這不要賴了嗎？我說好，祕書長，咱講道理，我要說讓你把七台車都退回去，你賣那三台

，我是難為你，我說咱們定價可不可以？三年前你收上來的，當時新舊程度，值多少錢，你就把那三台車定多少錢，剩下那四台車（當時我一看錶，下午四點半），我說祕書長，現在是四點半，距離下班還有半個小時，來不來得及那四台車再賣了？他說來不及了。我說好，當時我就跟市經委的主任說，我說你帶幾個同志，把那四台車給我貼上封條。那個雞西市經委主任他不敢，說劉大姐、劉大姐，就這樣式的。我說這話是我說的，你替我去貼行不行？完了後來去把這四台車貼上封條了。貼上封條，這不是四台車你要返回去，三台車你要作價，這祕書長一看虧了，面子也沒了，在企業面前掉面子了。他最要的是面子，他管你公家損失多少是不是？這我看明白了。

那天晚上我就要往回返，吃飯的時候他問我，他說劉主任咱倆誰大？我說你說是官大還是年齡大？他說飯桌上不講官，講年齡。我說我報生日時辰，我當時啪一下就把我生日報出來了。完了他說，妳就比我大一天。我比他大一天，我倆同歲。我說大一天我也是老大姐，我說小老弟，你今天實在是太掉價了。他說劉大姐、劉大姐，一會我喝酒，我賠禮道歉，我陪妳喝酒。當時我就說，我說劉大姐信佛，滴酒不沾，你少來這個。

作價了，他們領導班子就覺得沒有這麼處理問題的，出乎他們意料之外，所以這就決定感謝我。感謝就全是這個，現在不拿東西了，拿東西怕人看見我估計，這個東西還是面積小，我估計是這麼回事。第二天早上小雷來陪我們吃早飯，我就上樓梯口去堵著他，他一上樓，我在樓梯能看著。他一抬頭，說劉大姐妳站這幹啥？我說這兩天挺辛苦你們的，你看你們還挨著罵，我說劉大姐替你夾這包。他不夾那個小包嗎？他說不用不用，劉大姐，不用妳夾。我就開玩笑說，我說咋的，不信任我，你那包裡有金條？我說你有啥我

都不帶拿你的，我給你夾一會兒，你找那幾個同志去吃飯。他就把包遞給我，我回房間就把那個信封給它塞到包裡了。結果這天晚上不是送我上火車站嗎？這包我一直夾著，小雷一會兒瞅瞅我，後來就說：劉大姐，妳都要上火車了，這包妳咋還夾著，妳啥時候給我？我說等我上了火車，火車要開之前我肯定給你。他不知啥意思。上了火車，都坐好了，火車也要開了，我說你們幾個下車。下車之前，我說小雷給你包，還給你了。完了他下車了，攔車窗外面站著，我們車要開之前，我就給他比劃，你那個包裡這個，我說這個。說話他聽不著，我就攔車窗裡面比劃，他攔窗戶看著。後來回來以後，我又給他們領導班子寫一封信，告訴他，我為什麼要這麼處理問題。

那一次真是唇槍舌戰，真是一場舌戰，那個激烈。後來回來以後，那個祕書長不送我上火車嗎？就問我：劉大姐，妳這個決定有沒有緩解的餘地？我說現在我跟你說是我口頭意見，以文件為準。我說我代表省政府，你代表市政府，回去我向領導匯報，最後領導怎麼拍板決定咱們就怎麼執行，以紅頭文件為準。完了我就回省了，回省了我就把這個寫個調查報告，就遞給我們主管主任。我估計那面可能電話都通給我們主任了，要不我們主任咋是那種眼神看著我？翻翻翻。我說主任你哪塊看不明白，我給你念念。他說我能看明白。完了他說素雲，這問題這麼處理行嗎？我說怎麼的，有毛病嗎？他說妳可是代表省政府，它那可是一級市政府，妳這樣它市政府可真是沒面子，以後怎麼領導企業？我說那我不管，你就看我調查的對不對、準不準確，市政府做的對不對，如果它對，我更正；如果它做的錯，我說就是這個意見。完了我們主任說，難為我了。我說你簽不簽字？因為他不簽字我不能發文，他官大。我說你簽不簽字，你要不簽字，這個作廢，你派人另去調查，你願意找誰找誰

，我不管。他說素雲，妳能不能緩我一天，我琢磨琢磨。我說可以，就一天時間。真是一天時間，琢磨好了，給我簽上了，同意發文。拿到他那個批件，當時我就打字室打字，當天我就給它發出去了，就這麼處理，四台車退回，三台車作價退錢。

完了我們那個市的經委主任給我來電話，說劉大姐，妳來了一趟雞西，妳走了以後，我們雞西簡直都要爆炸了。我說怎麼的？他說我們經委這電話就不斷。我說幹什麼？他說都來問，說省裡來了個老太太，她什麼門子那麼橫，她怎麼這麼敢說話？我說你告訴他，我啥門子沒有，誰要能把我的門子調查出來，我說他是大能人。我真沒門子，我啥窗戶沒有。完了他說轟動了好一段時間。後來企業過來說，劉大姐，妳這個問題處理的，從來沒經歷過，他說就是來一個廳長，他也不敢這麼處理。我說正因為我官小我才敢，我那烏紗帽小我不怕掉，他烏紗帽大，他不怕掉嗎？所以就這樣，就把這個問題處理了。

他那個礦務局的一把手原來是這個市的副市長，我每次去出差到他那都是他負責接待。你說這把他從政府這面調到礦務局這面當一把手了，吃飯的時候他說劉大姐，這件事真讓我為難，妳要不來處理我沒法處理，妳說這面市政府是我的同事，這面現在也是我的同事，我站在哪面？我真難！他說妳一來解決了，好，那就按文辦事。這件事就給它處理完了。所以後來誰都說，這老太太都傻到一定程度了。因為啥？我確實沒有一點膽怯，因為我覺得我沒有私心雜念，我不是為我個人，都是公家的事，是不是？假如我要是有心眼，我要聰明，我要像人家那樣，那我肯定站在市政府這邊，你說我去，好吃好喝好住招待我，不說遠接近送也差不多，我一下子一錘子就把人市政府得罪了，得罪就得罪。完了他們說以後妳還去不去了？我說工作需要我還去，我說祕書長不是我小老弟嗎？

所以你看，這二十多年我在省政府工作不容易，尤其對一個女同志來說相當相當難，在那個地方說白了，如果沒有什麼窗戶門子，想進去太難了。我是怎麼進的？是要寫一本企業青工教材，那時候我在東安廠宣傳部，給我們工廠一講的任務；一共十講，給十個大企業。我當時在宣傳部的學習室，這個任務應該是我們宣傳室的任務，當時我們哈爾濱河圖街著了一把大火，宣傳室的小馬一家，你看他燒成重傷，老爹燒重傷，他姑娘也燒重傷，媳婦也燒重傷，全家四口全重傷，他們室就得出人去護理，所以室裡就缺人，部長就把這個任務交給我們學習室。當時我們學習室五個人，四個臭小子，就我一個女的，我們主任說，你們四個都出去整文憑，整文憑以後將來提升得有用。我跟我們主任說，我說讓他們四個臭小子出去整，他們年輕，我說我不整文憑，我也不準備提升。我們主任說，可不是我不讓妳去，將來妳提升不上可別埋怨我。我說我不埋怨，我跟你在家幹活。就這樣，這不就剩我倆嗎？來了這個任務，我們主任就問我：素雲，妳是在家當我這個主任，妳還是出去寫書？我說這兩樣我都不行，寫書我也寫不了，主任我也不能當。他說反正妳得選擇其一。我尋思尋思，我寫書去，我就去寫書去了。我是第七講。我記得可清楚了，住在機械局的招待所，又我一個女的，耍單幫，人家那十個，九個企業來的，加上省裡去的，全是男的。我誰都不認識，到那我還找不著，又得我學生接我、學生送我，後來好在安排住宿，攔那四十天住了。我尋思我寫完就讓我回去，我一個禮拜就把我那一講寫完了，完了交卷遞上去了。人家處長看啊看啊，我就等著說，妳寫完妳回去吧，也沒說這話，又給我一講，說第二講趙大為他媽媽有病住院了，他沒工夫寫，第二講妳也寫了吧。那就寫吧，第二講一個禮拜又寫出來，半個月我就把兩講都寫出來了。交完卷還是不讓我回去，今天讓我抄這個，明天讓我抄那

個，有時候一天抄一萬多字的材料，就壓得我這小手指頭這都扁了，確實很累，但是我跟人家都不熟悉，我不敢說我累，抄吧！可能就是這個，結果就被去領著我們寫書那個頭頭相中了，就認為我寫東西快，寫字也快。

當時他們沒說什麼，等寫完了以後就上牡丹江去出書，我們又上牡丹江。出完書，回來坐在火車上，我記著是八月三十一號，八月的最後一天，這個處長就跟我說，他說小劉，明天妳再到我們辦公室來一趟。我當時想法就是書寫完了也出了，結束了，十個人湊在一起聚會聚會就散夥，吃散夥飯唄，我這麼想的。第二天我去了，我問他，我說上哪找你們？他說上省政府的四一二。你說我就給記個四二一，結果我學生把我送到省政府，我上這省政府大樓糊塗了，找不著了。我就認識這一個，我挨個辦公室看，看誰我也不認識，這哪去了？這四二一也沒有。後來我就想，反正他說的是四，我就在四樓轉，轉轉轉轉到四一二，一下子看見，給我高興的，我說我可找著你了。他說妳幹嘛？我說我轉了半天找不著你。這不就找著了嗎？找著了，他就跟另外一個處長說，說小劉來了，你不是讓她捎一封信嗎？我說他們咋沒來？說他們不來了，就妳自己來，完了說給你們書記寫一封信妳捎回去。我以為這封信裡裝的是我的鑒定，這不你看寫書就寫了四十天，出書又出了將近一個來月，這麼長時間，可能我回去之前給我們領導寫個我的工作鑒定，我以為裝的是這個。

我拿著就回去了，回去就遞給我們書記，我們書記當著我面就撕開了，撕開以後就嘴裡叨咕，借不行，調可以。我說借誰、調誰？他說省裡相中妳了，我去開會的時候他們說要把妳調過去，但是今天寫這信他說要借。他說借不行，完了我們書記又寫封信，明天妳再給他們送回去。我成了信使了，我就拿著我們書記這封信，第

二天我又給人送回去了，我說我們書記給你們的回信。當時處長們一看，說人家書記不同意借，同意調，那就調吧，說那妳明天就來上班。我就尋思讓我上這兒，我聽誰的？我回去就跟書記說，書記說去吧！我說我在東安廠沒幹好，你咋不要我了？完了說不是沒幹好，是妳工作幹得好，要不上面能相中妳嗎？就這麼的，就把我弄到省政府去了。

過了兩個月還是三個月，那處長就嘀咕，我一聽就是關於我的令。我不知道調工作還有令，後來通過那件事我才知道，調工作不是你人去了就行，你得有張紙，是令。那時候我不知道，我就聽說小劉這令整不來怎麼怎麼的。後來我說啥令，你們是不是說我？說是，說妳原來是公辦老師，妳的令在妳們區教育局，工廠說了不算數，說妳區教育局那局長不給妳的令。問我說妳區教育局認識誰？我說我認識局長。他說妳怎麼認識局長？給兩個處長高興壞了。我說我一九六四年剛上班的時候，他是我的校長。完了說這回可好了，趕快去找那個局長要令，那個老頭姓王。我說行，我就尋思去了我就拿回來。我就去了，正好我進那個樓，那個王局長往外出，碰見我了：素雲妳幹啥來了？我說我找你要令。誰要妳來的？我說省經委那處長。他能管得了妳嗎？妳怎麼去的？就給我領他辦公室去了：妳跟我說說，妳怎麼上省經委的？我說東安廠給我送去的。妳怎麼進的東安廠？我說教育處給我送去的。妳是教育處的人，妳是公辦老師妳知不知道？妳是歸我管，他工廠管不著妳，他有什麼權力給妳送到省裡去？我說王局長，你們幾家商量商量，給我定個地方，你們讓我上哪我上哪，讓我回來我回來。王局長說上我這來。我說上你這來幹啥？我這缺個人事科長。我說那我不幹。他說那妳想幹啥？我說要當局長還差不多。那老頭就笑了，說妳看我再待兩年我就退了，兩年以後我倒給妳行不行？我說那不行，要倒你現在

就倒。開玩笑，因為那時候我剛上班，小孩，他們對我就像對孩子似的，所以說話就很隨便。他就跟我說，素雲不能給妳令，妳必須得回來。第二天我上省裡又跟人說，說局長不給我令，處長說妳不是認識嗎？我說認識他也不給我。

這就又過了一個來月，那兩個處長叨咕，說這回局長可能氣消得差不多了，妳再去要去，又捅咕我去要去。我又去了，這局長還不給我令，說不行，我又回來報告，不行。後來我們工廠那個黨委書記倪書記就跟我說：素雲，我把妳送到省裡去我可遭了罪。我說咋的了？他說妳這個令攔區教育局我說了又不算，我整不出來，那面省經委還不饒我，說你既然能把人給我送來，那令你得給我摳出來，他說妳說我咋辦？我說那我不知道你咋辦。我家二樓就住著我們工廠的人事副廠長，他老伴和我一個部，都在宣傳部，她老伴跟我說，她說素雲，我家老張就為了要妳這個令，跟那王局長都拍桌子了。他家那老張脾氣特別好，沒看見過他發脾氣。我說那何苦，不給拉倒，我就回來吧。後來倪書記說不行，我既然答應了，我讓妳回來，我這臉往哪擱？我說我回來你就不見他們了，你這臉往哪擱都行。這不就不讓回來嗎？後來怎麼給我弄出這個令？倪書記找了平房區的區長，叫張茂林，他倆是哥們，倪書記就說，你一定要把這個令給我摳出來，什麼代價都行。這個區長就跟王局長談條件，你談條件，你提條件。這是王局長後來跟我嘮嗑說的，他說素雲我可合適了，我一看區長來找我談條件，那我肯定是留不住，留不住我就得佔點便宜，我就說東安教育處的中層幹部任我挑兩個，二換一。我說你可真黑。結果挑了兩個絕對是大主力，一個中學的副校長，一個中學的黨支部書記，那是我們教育處的兩個尖子人物，一下都給拔去了，拔到區裡去了，給我們教育處拔的嗷嗷叫，倪書記說：素雲，拔的我心都直疼，沒辦法。

四十年一貫制就這個頭型，沒變過，就這樣到了省政府去，我走道又二目平視，腰板溜直，我也不知道別人看我，因為我不看別人，我不知道別人看我。有一次我們處長問我，他說小劉，妳樓上樓下走，妳發沒發現有人看妳？我說沒發現，我說看我幹啥？他說人家教育處那個劉慧珍問我，說你們基層處擱哪挖出個出土文物？我成了出土文物了。就這個打扮，整個省政府沒有。我們處長說，妳看看人家那些女同志，人家都穿啥，都怎麼打扮的，妳再回家照照鏡子，妳瞅瞅妳。我說照啥鏡子，我就這樣，我說現在來省政府我還挺注意儀表了。我就給他舉了個例子，給我們那幾個處長笑的。我說在東安廠培養入黨積極分子的時候，我就參加這個積極分子班，八個班，結束那天每個班派個代表發言，我們班就派我，我就發言，發言以後又從這八個班裡選一個上工廠中層幹部會上去發言，又把我選中了。要不我那時候可能就是小名人，現在是大名人。選中了，我們工廠以前我沒去過，我不知道人家會議室啥樣，那會議室是進了門以後往前走，轉過來是講台，聽眾都是衝著進的這個大門。我當時是什麼打扮？是撿我學生的一件黃上衣，洗的都非薄非薄的，洗的時候你不敢那麼抖擻，一抖擻它就壞了，洗完了揉巴揉巴就這麼晾上，就這樣一件黃上衣。穿一個藍褲子，就不像上省政府這沒補丁，我那兩個大補丁多長？每個洗乾淨補丁都一尺來長，就這麼兩個大補丁。就這打扮我就去發言去了。我從這門進來以後，他們後面一堆人沒看著我，等我走到前面，我得轉過來，這不我就面向大家了。後來我調到工廠宣傳部，我們那馬主任跟我說，他說素雲，妳可出了名了。我說我咋出名了？他說妳記不記得那天妳來發言啥打扮？我說我啥打扮？他就跟我說，他說當妳一轉過來身的時候，這些中層幹部心裡說，哎喲我的媽，咋這打扮？我說我不知道，我沒聽著。他說他們心裡話。後來人家這些中層幹部互相

嘮嗑的時候，我都是話題。這不後來我就調到宣傳部，人家就說這馬主任，那大補丁上你們室去了。就這樣，你說我就上省裡來了，人家說省裡沒有我這樣的，又沒門子又沒窗戶，就知道傻巴呵呵的幹活。

我告訴你們，我剛開始政府這公文我不會寫，我當老師我不寫這玩意。我後來上黨委宣傳部，我管黨員教育的，就編黨員教育那個教材就可以了。結果到這，第一次祕書長帶著三個處長和我去齊齊哈爾車輛廠調研，我以為人都是大官、小官，就我是一個小兵，沒我事，我就跟著蹣跚，我就這麼想的。結果人匯報的時候，我既沒長耳朵聽，我也沒做記錄，什麼目標管理、反饋，我全聽不懂。等回來以後，祕書長在火車上就說：小劉，這個調查報告第一稿妳寫。這下傻眼了，我寫啥？我也沒有記錄，我也沒聽明白，我也沒聽多少，這咋整？照本實發，我說祕書長對不起，我沒有記錄。那妳幹啥來的？我說我想聽，我還沒聽懂。他就跟這三個處長說，你們三個把記錄本都給小劉，給她一個禮拜時間回家寫這個調查報告。沒辦法，我就拿著這三個處長的記錄回家去寫，不會，寫不出來，這調查報告我沒整過。

後來好不容易連編帶湊的我整了一份，一個禮拜到了，我去交卷去了。祕書長這麼看那麼看，我一看我就知道不合格，我自己都覺得不合格。祕書長說：小劉，妳寫的這是啥？我說不是調查報告嗎？他說妳這也不是調查報告，妳寫的是報告文學，說我寫的報告文學。我說那我就能寫到這種程度了。祕書長說，那第二稿我也不能難為妳了，第二稿我要讓妳寫，妳又不知道報告啥了，完了說我們一個處長，說第二稿你來寫，這樣這一關我算過了。後來我就知道了，出去跟祕書長、跟處長搞調研可得做記錄，可得長耳聽。我這個文字材料之所以現在寫的速度是比較快，就是那幾年擡出來了

。因為第一我認真，我要說我要把這個事幹好，我肯定能把它幹好。
。那祕書長真有水平，初中文化水平，那老頭，搞調研那一套太好了。他問人家什麼話我都記下來，對方怎麼答我都記下來，就這麼給我擰出來了，所以一年以後我寫材料一點不費事。我跟祕書長說，我說祕書長，這回我不寫報告文學了，你讓我寫調查報告我就給你寫調查報告。

所以在省政府工作有苦也有樂，但是樂的時候少，苦的時候多，能給你出各種各樣的麻煩。我形容就是像一個大漩渦，都在這裡漩，我就舉例子跟他們說，我說這人都在這漩渦裡漩得跟頭把式的，看著太可憐了。我說我沒在這裡，他說那妳在哪？我說我在漩渦外面，我站著我這麼看，我看漩你們不漩我，真是這樣的。所以在省政府也確實學到了一些東西，有些老同志工作能力、業務水準確實值得我學習，但是有好多是屬於風紀上的東西，就這麼多年我一直沒有接受。我的感覺就是我行我素，我做人就是這個原則，性格又這麼強，你想改變也改變不了我，我就是這麼想的。所以有好多難題在我這好像是很輕易的就解決了，它不是個什麼難題，有的人遇到一些問題就沒辦法解決。就像我這樣的，一點依靠沒有，人家一般的都依靠哪個主任、依靠哪位領導，我啥也沒有，我就是我這攤工作，我不讓領導挑出毛病來，我盡心盡力去幹，我處理問題公平、公正，這就是我做人的準則。

所以這些年我在省政府，就在我們委是出名的，說全委二百多號人，就妳活得最瀟灑，他們問我怎麼活得這麼瀟灑。我們現在老幹部處那個處長張人同，那時候他在企業處當副處長，他回家跟他媳婦說，我們委就劉大姐活得瀟灑。他媳婦問，為什麼劉大姐活得瀟灑？說劉大姐誰臉也不看，人讓她發言，她就說大實話；不讓她發言，她還不搭言。我說我不討厭。他媳婦說，那你向劉大姐學學

。他說我學不來。他媳婦說為什麼？他說劉大姐啥也不爭、啥也不求，我還想撓扯個一官半職。因為他家和我家離得不太遠，我上班不一直走嗎？他體重可胖了，我說人同，你是不是該減肥了？我說我天天上班我感覺走可好了。他說劉大姐，那我也跟妳走。他就跟我走了一段時間，他說感覺挺好，他跟我走的時候他說，我就這麼跟我媳婦說的。我說人同我沒辦法，那你就累吧。因為啥？你要想求個一官半職，你必須得看領導臉色，哪個領導你也不敢得罪，你就活得累。我說你十分精力，你得有七、八分的精力放在這個人事關係上，二、三分的精力放在工作上那就不錯了，我說那樣你不活得累嗎？他說劉大姐，我太羨慕妳了，但是我又做不到妳這一點。一直到現在，他就提個正處長。前些日子打電話，他跟我嘮嘮嗑，說劉大姐最近身體怎麼樣？我說挺好。我說人同，你這一官半職撓扯上去沒有？他說劉大姐，到目前為止看來沒啥戲了。他可能再待二、三年也退了。我說手指甲撓扯掉了沒有？他說沒撓扯掉也撓扯出血了。真是費了很大心思，這我知道，完了官還沒提上，他還挺煩惱的。我說你何苦來的？我說你看我現在，我可瀟灑了。他信佛，人同和他媳婦都信佛，我說你既然信佛，你怎麼跳不出這個框框，你為什麼要在那漩渦裡跟著一堆漩？你跳出來，跳出來你就輕鬆了。

出了不少笑話，所以我在省政府比較出名。雖然我和任何人沒有什麼接觸、來往，我就是上班，我那攤工作，下班回家，但是人省政府大院裡好多人認識我，因為我那大照片大，在我們委對著樓梯那面牆上連著掛了三年。別人的照片，我不知道那是分什麼檔次還是咋的，為什麼有大的、有小的，反正我的照片在最中間，兩邊各有五個小照片，比我那個小，就是那樣的。

我漲工資我不知道，你說就這個事是不是做為機關最關鍵的事

？兩件事，一個是升職，一個是提薪，它倆現在還密切相連，你提官就升錢。就這事我怎麼就沒放在心上？有一次我們人事處長高雪明跟我說，說劉大姐，妳現在是咱們正處長裡工資最高的。我說不對，我來的時候，從企業來的時候我低工資。他說這幾年妳工資咋漲的妳知道嗎？我說不知道。他說妳漲了二次千分之二。我說我怎麼就知道一次？那一次我知道是因為畫勾，整個表把這人名單都列在那表上，你同意誰你就畫誰，千分之二，那量很少很少，所以那次三上三下劃這勾，我就有印象了，最後把我劃上去了，完了我就漲了個千分之二。所以很多人，有的羨慕，也有的嫉妒，就說妳啥窗戶門子都沒有，妳跟哪個領導也沒有啥關係，怎麼千分之二就落到妳頭上？我說你別問我，我不研究這個問題，我也不知道，你問領導，為啥要落在我頭上。就這漲了千分之二。後來又漲了一次千分之二，據說我是連續三年優秀公務員，所以又漲了一次工資。完了我就變成全委正處裡工資最高的，這我都不知道。

再說提職，我們那時候叫計經委，就是計委和經委合，當時一九八六年下半年我們提幹部，就三上三下又劃勾，我都在那勾裡，都把我劃上去了，結果公布的時候就沒有我。我們處的一個同志就跟我說，說素雲，妳得找領導問問，妳那時候三上三下都劃上去了，怎麼一公布就沒妳了？我說提誰都好，問那幹啥？我就沒去問。後來跟我說這話的這個同志他替我去問去了，問完了回來說，素雲我給你問了，問明白了。我說那咋回事？他說因為當時黨組正在開會，去了一個科長，男的，比我大兩歲，進屋就哭了，跟領導說，你看我這麼大歲數了還是正科長，我覺得我這把應該提副處。領導一看見挺為難，你說這麼大一個男同志哭鼻子淌眼淚的，另外也確實，提也行。說那指數有限，提一個就得下去一個，說誰下去？只有我和任何領導都沒啥關係，人家有的領導還不太熟悉我，說這個

劉素雲是誰？就劉素雲下去。我就這麼下來了，那個科長就頂我那個位置上去了。這把我就是這麼沒上去，按道理下一把再提幹我是不是應該排在前面？假如我不犯錯誤的話，我應該排前面。後來連提四把沒我戲，我自己像不知道似的。第五把提的時候，我在地鐵辦案子，財經處小姜打電話，說劉姐妳快回來，第五把提幹那個單子下來又沒妳，妳咋的了，妳犯啥錯誤了？我說自我感覺良好，沒覺得我犯啥錯誤。他說那妳得回去跟領導說說，我說我不說。我為個人的事從來沒麻煩過領導，我也沒去說，第五把也沒我的戲，這一九八六年。

這就到一九九〇了，一九九〇年計委和經委分家，就一個委分成兩個委，原來不叫計經委嗎？現在分成經委和計委，分家的時候正好趕上七一開表彰會。因為那時候我在機關黨委是組織幹事，我們組織的會都開完了以後，當時那個副省長孫奎文是我們的一把手，他在那個主席台上坐著，我尋思人都走了，這領導咋還在台上坐著，沒坐夠啊？我心裡尋思，我們就收拾收拾會場。他就這樣，跟我擺手，我尋思叫誰？回頭看也沒誰，就我們黨委這二、三個人。他說素雲看啥，我叫妳。我就過去了，我說孫主任你叫我幹啥？他說素雲對不起，我得給妳賠禮道歉。我說你給我賠啥禮、道啥歉？他說素雲妳不是一九八六年下半年提的副處，這把分家我怎麼才發現妳還是正科？我說是啥就是啥唄。他說這四年了妳咋不找？我說我沒那習慣，我找誰？他說現在連挽回的餘地都沒有了。他說我跟俊明和那個誰，又去一個叫西歐，我跟他倆說了，就這兩個領導分到我們委了，他說我跟他倆說了，素雲的問題做為遺留問題，過去以後要儘快的提起來，他倆都答應了。我說你別給他們出難題。

我知道一分家肯定我們這面力量弱，人家計委那面力量強，計畫的計，一分家以後權力在那面，我們這面權力小，肯定硬手人都

往那面過。再說當時我們有兩個人，就是我倆必須得留這面一個，上那面一個。跟我在一起那個王書記是個老頭，他那年就到點退休，給他分到經委，給我分到計委。有的人就給我透信，說劉大姐，妳分到計委，那個老王頭分到經委，妳可別犯傻，別跟他換，小年輕小林子告訴我的。後來這個王書記就找領導哭去了，老頭說你看我都要退休了，我就想找一個有權的單位，我退休了我不待遇能好一點嗎？這領導為難了，這麼大歲數，你說老處長，哭了，但是領導沒找我。後來這小林子又來囑咐我：劉大姐，老王頭去找領導哭了，他要留在這面，妳可千萬別吐口，別跟他換。我說那讓他哭啥，回來以後我就說，我說王書記你別難受，我說咱倆顛個個，我上經委，你上計委。老頭當時就笑了，像小孩一樣，他說素雲妳願意？我說我願意。他說那妳去跟領導說去。當時我就去找我們一把手，我說我跟王書記換，我上經委，給王書記留計委。我們那一把手挺向著我，說素雲妳考慮考慮，大家可都願意上計委。我說無所謂，就這樣我就這麼上了經委。

結果這麼一分家，我們這面力量特別弱，正處位置、副處位置全都佔滿了，沒有一個名額，還多出十二個，你說啥年月再提拔？就等退一個，倒出一個位再能提一個，你說還多餘十二個，那你就等著吧，排著。就這樣，這不就到了一九九二年，到了一九九二年黨工委給我專門下了一個名額，就給我帶帽下來的，提副處。有人就說，這把咱委提幹部怎麼就提劉素雲一個？完了人家領導說，說這不是咱們委的指數，是黨工委專門下的，機關黨委的組織幹事必須是副處級員。就這麼的，我就撿一個副處級員。這副處級員，我們有個規定是什麼？副處必須滿三年才能提正處。兩年我就提個正處，提到監察室當主任。為什麼能提到那兒？因為監察室清水衙門，人家一般的人不願意上這個地方，願意去也就是為了這個官，這

個正處，人不是為了幹這個活。當時我們領導不知怎麼的就把我相中了，就把我提到監察室去當這個正處，監察室主任。這時我們委又有議論了，有的人就說，劉素雲才兩年，怎麼就提正處了？這時候，我說群眾的眼睛是亮的，有人替我打抱不平，站出來說話了，說人家從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二年六年都沒提上副處，你們咋不出來說，咋沒人說劉素雲咋這麼多年連副處沒提上？現在人家兩年提個正處，你們又眼紅了？這是後來他們有人跟我說。我就找領導去了，我說西歐主任，聽說有人願意來當監察室主任，我說誰願意來給他行不行？我們主任說我，這是買賣？妳說給他就給他？我說我幹啥都行，你讓我再當個副書記員也可以，我說他願意來當讓他來當。那不行，所以我就這麼的當了三年。

一九九七年我又自己把這個正處級就辭掉了，所以人家都說我是逆社會潮流而動的人，人家說妳和一般人真是不一樣。把官給辭掉了，完了派一個主任接我的班，也在我們省政府大院裡，體改委調過來的。體改委就跟他一起的有一個小女孩認識我，就跟我說：劉姨，妳咋把他叫去當你的主任？我說怎麼的？她說他可愛打仗了，那脾氣才酸性，我們委我們處沒有不打到的。我說上我這正好。她說為什麼？我說我不會打仗。他打我不打，打不起來，這回聽老法師講法那不對了嗎？是不是？他急我不急，他愛打仗我不跟他打，那能打起來嗎？

除了我以外，我們下面還有兩個，一個四十多歲的，一個三十多歲的，就我們四個人。完了來了，來了那天我給你們學，可有意思了，他來了以後就給我們三個開會，就居高臨下，一頓指手畫腳，說你應該怎麼的，你應該怎麼的，你應該幹什麼，那是第一次見面。當時我們董存就不願意了，我一看我就趕快捅咕他，你看新主任到任了，他說深說淺咱聽著唄。後來董存跟我說，劉大姐憑啥？

妳那官是妳自己不幹的，給他倒個地方，他來了還來指揮妳了！我說他來他是主任，他就應該指揮我，你有啥不平衡的？完了他說妳要不捅咕我，當時我就站起來說兩句。這不就叫我給壓下了嗎？他就說、說，布置了一頓工作。說完了，我說錦林你說完了？我說你說完了我說兩句？他說劉主任妳說。我說錦林，全委沒有管我叫劉主任的。我說我給你說個笑話你聽聽？他說那妳說說我聽聽。我剛提那個正處的時候，鶴崗經委來電話，我接的，對方就說我們找劉處長。我咋回答的？我說我們這沒有劉處長，有柳處長。人家那面哈哈笑了，說劉大姐我們不就找妳嗎？我尋思尋思，我是處長啊？我就跟錦林說，我說全委沒有管我叫劉主任的，全都是劉大姐或者劉姨，比我年齡大的都管我叫素雲。我說你來，你比我小，你就叫我劉大姐就可以了，還親切。我說我不喜歡稱官銜，別人我也很少稱人官銜，就這樣的。他說那行那行，劉大姐妳說說。你說我這開場白我咋說的？我說錦林聽說你脾氣挺酸性，愛打仗，有這事沒有？當時你說那個臉真是像紅紙一樣紅，我還像沒事似的。錦林說：劉大姐，聽誰說啥了？我說也沒聽誰說啥。我說錦林我跟你說，咱們幾個人要和和氣氣好好幹工作，就咱監察室這點工作，輕鬆，一點不費勁。我說如果你要是好打仗、好吵吵，我說好，我們仨歇著，你一個人幹，行不行？我們仨誰也不跟你打仗，你打不起來。這就是我們第一次見面的碰頭會，就他說那套話，我就說了這麼一套話。

等後來熟悉以後，錦林跟我說：劉大姐，我五十多歲了，沒有誰這麼跟我說過話，妳那天一說，我簡直都坐不住了，我想這個劉大姐咋這樣？後來我們倆一起共事三年，處得特別好、特別融洽，我病的時候他都哭了。後來就是我病重的時候，沒確診，我病到那種程度，我不知道是那個病，連續感冒發燒四個月，天天拿著那個

餐巾紙塞著兩個鼻孔，就那麼一天班我也沒耽誤。到年底了，錦林唉聲歎氣，我說錦林你咋的了？他說劉大姐，有八個材料需要寫。我說那還用嘆氣嗎，寫唄！我說那樣，你拿來我翻翻，你寫兩個短的，這六個給我，我說這行不行？因為他臭小子他坐不住屁股，所以我就寫六個，給他兩個。他說這個行，他說劉大姐那不好意思，妳看妳比我大，妳還寫六個。我說我沒你那些應酬，我說我寫吧。這樣就寫，等我那六個寫完了，我說錦林，你那兩個拿過來好打字上報。有報國家的，有報省裡的。完了他呵呵笑了，劉大姐，我才寫半個。我說你可真是的，我說行，你把那半個完成行不行？把沒寫的再給我。我就塞兩個鼻子寫了七個材料，就在那不久，不到半個月我就住進醫院了。錦林就哭了，說劉大姐我真不知道妳病這麼重，他說那七個材料妳咋寫出來的。就這樣的，這不就整了一共八個材料，如期上報，啥事沒耽誤。

再一個，我能看他喝酒。他是喝酒不要命，朋友多，今天你請明天他請的。後來乾脆我看著他，電話放在我桌上，一來電話我先接，凡是請他喝酒的我一律擋駕，我說錦林沒在。他擱對面坐著，一聽這話就說：劉大姐，又請我喝酒的？我說是。後來他回去可能跟他媳婦學了，他媳婦打電話說劉大姐，錦林這回可找了一個好伴。她說我都說不了，有一次因為喝酒我說他，他七天沒回家。我說還有這事？他來了，我說錦林我得搞搞調研。啥調研？上哪搞調研？我說我得調調你。他說調我啥？我說聽說你喝酒，你家小趙說你兩句，你七天沒回家是嗎？這事她咋告狀了？我說那她跟誰說？就這樣。一直到我有病之前，喝酒的問題我給他扳得差不多了，基本上不是特別推脫不掉的，他一再說，劉大姐這個實在不行，去吧去吧，不是這樣，堅決我都給他擋了。

我有病以後，過年分大米，都別人送的，他不是官嗎？人家不

出頭送。去了以後，他們告訴我說：劉大姐，妳一退下來我們可倒了楣了。我說咋的？他說妳在那兒，錦林也不跟我們發火，也不跟我們打仗，妳一病了以後他又恢復老樣子了，今天罵這個，明天罵那個。我說是嗎？有這事嗎？我說下次分東西，你告訴錦林給我送。他說我們不敢說，哪有主任給送東西？我說你告訴他，劉大姐說，劉大姐的東西必須你親自送。我得把他整來。後來他們回去說，他說劉大姐有令我得執行，完了分東西他來給我送。攔樓下一按門鈴，劉大姐我給妳送什麼什麼了，雇的人給妳送來。我說不行，送上來，我就讓他給我送上樓，我家三樓。送上來了，一開門，我說你不用進屋，你就站在門外就行。我站在門裡，我倆這不對臉嗎？我說錦林，聽說你這段時間有點犯老毛病，好罵人、好發火，有沒有這事？完了笑了，說是不是他們來告我狀來了？我說是，不瞞你說。我說你怎麼能這樣？你看董存也快五十歲了，吳裕也四十多歲了，我說你們一般大，為什麼不能好好相處，你為什麼要犯老毛病？以後改改改，說改，回去了。

改我得落實，你改沒改？過一段時間我打電話，我調查調查，錦林這毛病改沒改。完了他們告訴我說劉大姐，妳說話太好使了，錦林回來說，我到劉大姐那送東西，就問我罵沒罵你們，跟沒跟你們打仗，你們是不是告我狀？他們說是，我們送東西時候說了。完了就說，以後你們監督我，我再不跟你們打仗，再不罵你們。後來調到辦公室去當主任，說這回脾氣改得可好了。所以他人是個好人，工作也很認幹，我說你這一個脾氣你就糟了，是不是？同志之間本來相處得很融洽，你發一次脾氣把人就得罪了。我說得罪人是次要的，人家大家不願意跟你共事，這樣你工作不就費勁了嗎？所以我就想，同志們在一起共事本身就是緣分，你說真是，全世界七十億人口，怎麼就咱們幾個在一個處室，這不是多生多劫的緣分嗎？

你說為什麼這次這個道場咱們就能碰頭，這不也是多生多劫的緣分嗎？就是一定要珍惜這個緣分。

反正我就是傻呵呵的，就幹了這麼多傻事，給你們說了那麼多笑話，我看大家聽得都呵呵笑了，這回沒哭鼻子。笑總比哭好，以後不要哭，是不是？應該堅強勇敢一些。我也不覺得我昨天和今天上午說什麼了，都把你們感動掉眼淚了，我真不知道我說什麼感動你們了。以後咱們大家，無論是在家裡還是在外面，好好跟大家相處，和和氣氣的大家都高興，這不就是落實六和敬嗎？不但一個道場要六和敬，家庭也要六和敬，整個社會都六和敬了，哪有什麼爭端？哪有什麼戰爭？遇到問題的時候都讓一點、退一步，人家不說嗎，退一步海闊天空，咱們為什麼要鑽那個牛角尖？遇啥事別往一塊擠兌，尤其是夫妻之間、婆媳之間，互相關心一些。我對老伴關心不夠，這次我給你們講完了，回去我一定多多關心我的老伴，因為我老伴是大菩薩，他今生來度我來了，我得感謝他，得用實際行動。今天就跟大家說這些。